

新纪元作家文丛

● 吉春
著

HUANGLOUMENG

黄楼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引 子

滴血研泪书黄楼，悲欢离合皆梦游。
天上人间不平事，水中明月映千秋。

作者自题

你做过梦吧？

我想，凡是有头脑有思维的人，都是做过梦的，而且是既做好梦，又做恶梦。

不过，有的人做了好梦，却不知这是好梦，总疑心是个不祥之兆；有的人做了恶梦，就害怕起来。这些人，一疑心，一害怕，就给别人传说。于是，自称一些会解梦的人，便说：“恶梦大吉，好梦招祸。”如此颠来倒去，弄得人们昏头转向。

俗话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我是相信这句话的。

为什么要相信呢？因为，我一生所做的梦，绝大部分是昼思夜梦，只是很少一部分非常离奇。但细细考去，这离奇之梦，不过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幻想罢了。

奇怪！我做的许许多多的梦，不象其他人那么杂乱。不管是在“地下”，也不管是在“地上”，我的梦总是围绕“黄楼”而转的，故名《黄楼梦》。黄楼梦，欢乐的梦！苦难的梦！我不喜欢把好梦说成坏梦，又把恶梦说成好梦。我的历史责任，只是用拙笔将这些梦原原本本地实录出来，顺理成章，请天下人去看去听！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注意！

这本长篇小说《黄楼梦》，是从周明奔丧开场的。他的八十多岁老父亲周德逝世了，没有什么大病，没有被病魔折磨，象蜡烛燃尽了自然而然灭。

周明和天仙从秦都赶回龙山县白杨村；其弟周英，儿周勇，堂兄周伙儿周林，周年桦、女金凤等主人翁——从祖国四面八方赶了回来，还有龙山各界人士，为周德吊唁，向遗体告别，送葬。

周明在奔丧的火车上，犹梦犹醒，车摇身晃，回忆着周家悲欢离合的人生……

第一章

周明背着一个书包，两只脚踩着—块白云，飘到另一个世界去。

这个世界是美丽的，就是爷爷讲的那个“天堂”。天堂很大很大，周围有四座大山环抱，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松柏。天堂的中央，高耸着一座险峻拔秀的高山。山顶上有一幢“黄楼”，风—刮，黄楼顶子摇摇晃晃，来回划着蓝天的顶板，发出“刺啦”、“刺啦”的响声。

黄楼的四边墙下，盛开着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鲜花。鲜花丛中，每隔两丈远长着一棵桃树。那桃树上挂满了水红色的仙桃，这就是爷爷常讲的那王母娘娘的蟠桃了。可能是蟠桃太贵重了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怕被人盗去，因而西边、北边、南边通往山下的道路都用铁丝网封锁住，只留了东边—条路上下山。

周明爬在黄楼的窗口上，观赏这天堂内美丽如画的风光：那东边是弯月形的似明镜—般的湖泊，湖心矗立着一座孤岛，大雾缠绕在岛的上空。湖泊的西边，紧靠着金碧辉煌的金殿，好象故宫模样。金殿的西边，—些商场、影剧院、银行……那东北角，白杨树—般高的烟筒，冒着灰色的青烟，被西北风—刮，似条条灰带子向东南舞去。那南面，是广阔的田园，—畦—畦的麦苗、稻苗，迎风摆头，象大海的波涛在翻滚。两条大渠横贯东西，似两锭细长的金银嵌在绿毡上。

周明看得入迷了，陶醉了！他看得久了，眼涩了，口也干了。

他踮着脚尖，悄悄地溜出黄楼，去偷—个水灵灵的大仙桃尝尝。还没有走近桃树，突听“呜！”的—声吼叫，—只红额猛虎扑将过来。

“啊呀妈！”周明惊叫了—声，拔腿往山下跑去。

“—格、两格、三格……”周明象跳舞似的默数着山路的石阶，直往下蹦，—直数到—千九百六十一格的时候，腿蹲得死痛。他刚想坐下来歇—会儿，猛虎已扑到跟前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爪子快要勾着周明

的头发。

“啊呀妈！”周明又叫了一声，浑身直冒冷汗，头发一根根地立了起来。

他鼓足了吃奶的劲，往石阶旁的陷井跳下去……

周明的母亲听到儿子第一次叫“啊呀妈”的时候，是在睡眠的朦胧中，很模糊。当她第二次听到儿子叫“啊呀妈”的时候，被惊醒了。她用胳膊碰了碰疲劳的丈夫，痛爱地说：“明儿病了吧？！”

“不是，背粮背乏了。”周德翻了个身，毫不介意地说了声，便呼呼又睡着了。天不亮，周德的妻子赵英下了炕，不声不响地去伙房做饭。

做什么饭呢？这“低标准”的日子，把人饿扎了！这年头，整天在“食堂”内喝三顿照人影儿的玉米面稀汤，把人喝得乏乏的，连走路都不想走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，甚至妇女不来月经了，巷内不见吃奶的小娃跑。

据说，“食堂”是公社的“心脏”。办得再瞎，不能解散，难道谁愿意落个挖心脏的罪名呢？食堂不能解散，户户不准冒烟！小锅饭吃不成，一发现就被砸锅！尽管戒律很严，但“吃饭是第一件大事”，不少社员还是悄悄地从黄河滩内挖回马蔺根，晒干捣烂，罗成细面，打稠汤或蒸馍吃，真甜哪！在家里做这种吃的，白天根本不行，得等到晚上人睡觉以后，至天灰灰亮以前。总之，冒烟看不见没事。

赵英在伙房内，手脚麻利地先生着炉子，往小铁锅舀上水，搭在炉子上。然后，她从瓷瓮底下抱出铁甑子，取出铁锤，将昨天晚上丈夫和孩子从深山背回来的玉米包子解开，用双手掬了一掬，放在铁甑子内，用铁锤捣了起来。

“哐！哐！哐！……”的响声不断，但这是一种沉闷的声音，她不怕。她怕的是一种铁锤和铁甑子的撞击声。“当！当！”之声是会划破夜空，传得很远，甚至会传到队长大人的耳朵里，白天就会被责问的。

她连捣了三甑子，都倒到小铁锅内煮熟。热气从锅盖一圈的缝内冒上来，香味直钻进她的鼻子。她悄悄地自语：“一两年没闻过这种香味了！”

赵英迅速地将锅提到锅台上，急忙用铁戳把烧红的炭块捅掉，火便熄灭了。她拔了四双筷子，把锅提上，进正屋去。

“明儿，快起来吃饭。”赵英激动地叫丈夫和大儿子。

“英儿，快起来吃饭，玉米粽棕糊糊真香！”她又叫二儿子，“吃了赶紧上学去。”

二儿子周英一听妈喊，第一个爬起来，用手揉了一下双眼，坐到炕角要吃。“叫你大和你哥一块吃。”赵英给二儿子说。

周英尖声地叫开了：“大！大！快吃饭，哥！哥！快吃饭。”

周德起来了。周明还睡得和死人一样。周英叫不应哥哥，便把小手塞进周明的被窝内拉，突然惊叫起来：“我哥尿床了，摸了一手尿！不嫌羞！”

周明这才听见叫声，想起来，起不来。胳膊腿腰痛得钻心，浑身象散了架似的不由自主。他连声叫喊：“腿坏了！腿坏了！”

赵英心痛地上了炕，揭掉了被子，被子被脚捅了个大窟窿，裤子也尿湿了。“叫妈看，我娃腿怎么了？啊呀！腿肿得象汽车内胎。”

“跑了几百里山路，一个刚出学门的娃，能不腿肿吗？！锻炼锻炼有好处，知道世事难嘛！”周德与二儿子周英早吃开玉米粽棕饭了，边吃边不在乎地说。赵英顶了丈夫一句：“你过去年轻时拉游击，腿也肿痛过，落了个什么好处？这是饥饿把人逼的！”

周德已经听厌了妻子的这些话。这些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了，但事实终究是事实，怎能反驳倒呢。他只有边吃边发牢骚：“现在的饥饿纯粹是前几年把粮食糟蹋扎了！大炼钢铁，鸡犬不宁，庄稼那么好，没人收，眼看着烂在地里。后来，吃饭不要钱，不限量，有的人拿馍擦尻子。国库家仓挖空了，一遇天灾，不饿才怪呢！”

“落了个右派，还说！”赵英白了丈夫一眼。

周德瞪了一双圆眼：“事实嘛！就是要说，进了棺材也要说，要对马克思去说。”

吵不散，因为一锅粥把一家人吸引到它的周围。

吃饱了肚子，周德闭上眼睛，半躺在竹椅上，陷入了沉思……

第二章

夜幕渐渐地从天空网了下来，沉沉的大地被这降下的夜幕笼罩在黑暗里。月亮不知躲到那方去了。

一股黑灰色的青烟，从“茼”字式的四合院中冒上空寂的世界，飘过了这富户人家的黄楼，被风一刮，分散在黄河两岸的沙带。

这股青烟又粗又浓，不停地冒着，冒着……

青烟象是哭够了，突地发出火焰，冲出灶火口，爬上热气腾腾的蒸笼，映红了阴森的四合后院。

有了火光，灶火旁的人儿显了像。灶火口边上，跪着个老妈子，抽泣着，被双手叉腰的站立一旁的人称“母老虎”的女主人威逼着，慢慢地往炉膛里添劈柴。

“快添！快添！你个贱货，将来也是一样下场！”母老虎催骂着，狠狠地踢了老妈子一脚。

大铁锅里的水，不时地发出“咕嘟！咕嘟！”的哀鸣。大铁锅上扣着的三层大蒸笼，冒着喘息的小股小股的热气，爬上铁笼盖，一遇冷空气，变成水珠，从笼盖顶上流下笼圈，泪水涟涟！

这蒸笼，是在蒸馍吗？不是。是在蒸米吗？不是。是在蒸宴席上的十三花吗？也不是。究竟是蒸什么呢？天哪！这蒸笼，正在蒸人！蒸一个可怜的七岁小姑娘！

就是这天傍晚前，小姐到厕所解了下小手，母老虎喊小姐端洗脚水，老妈子告诉小姐，小姐马上端了盆热水送到厅房，母老虎嫌小姐打水慢了，水太热了，一下子把那盆水劈头盖脸地泼到小姐身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今黑非把你蒸熟不成！叫你再给我慢慢吞吞！”

果然，母老虎硬逼老妈子生灶火，搭笼锅，将小姐压到笼里，蒸开

了！

老妈子颤颤惊惊苦苦央求：“太太，你发发善心，饶了小姐这一回吧！”

“饶她个屁！是我拿斗半玉米换来的，我想咋就咋！”

老妈子再也不敢吭声，只有用拖延添柴的办法挽救小姐了。母老虎看出了这一点，狠狠踢她，叫她添快些。这时，蒸笼里冒起热气，老妈子心如刀绞，只剩一丝希望：快卸下笼锅，盼小姐还有一口气，能活着逃走！

蒸了一阵子，母老虎叫来二堂，揭开笼，提出了小姐，母老虎一吞，小姐儿不出气了。她假发慈悲地说：“死了？嗨！怪她的阳寿尽了。二堂，快把她扔到黄河滩去升天吧！”

二堂取了张草席，把小姐的身子一卷，扛上走了。

母老虎转身对老妈子厉声说道：“不准对外人说一个字。要是漏一点风，小心我剜了你的眼，抽了你的筋！老爷回来，你只说小姐偷着跑了。”

秋天的夜，习习生凉，刮起阵阵西风，卷起的河沙打在二堂脸上，热辣辣，嘴里钻进几粒，咬着牙。他扛着小姐的身躯，从陡坡往河滩下，路旁草丛中的金钟儿、蟋蟀、纺织娘等虫儿，发出声声细微的哀鸣，奏着凄凉的哀曲，好象给小姐送葬！

二堂边走边想：咱跟上老爷，也没舞多大的人，只是老爷不在时，被太太叫去睡上一觉，弄得精疲力尽，打得鸭子上架！跟上老爷和太太，没做一样积阴德的事，尽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！将来下到阴曹，阎王爷是不会轻饶的！他想到这里，不禁骨寒唇颤！

于是，这个二堂下到坡底，见路边有个土窑，便将小姐的尸体放到里边，立即返回四合院。

第三章

土改运动中，有的联系实际控诉地主的剥削，有的学说河南人逃难到陕西乞讨的情景，有的赞颂分田分产感谢党和毛主席……

周有权的儿子周民坐不住了，他表态了：“听了穷人的诉苦，对我教育很深。我家是地主，爷爷、父母曾剥削欺压了穷人，受到人民政府的惩罚，这是应该的。我虽然是个学生，但要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，彻底决裂，跟共产党、毛主席永远干革命！”

土改工作队的屈队长讲话：“党和毛主席给咱们穷人分了地，分了房，不要忘本！周有权和母老虎曾经作恶多端，已经受到政府镇压！他的儿子今天表态，要与地主阶级彻底决裂，我们欢迎！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，但可以选择走什么道路，选择拥护谁，希望小周用实际行动来回答。”

会后，小周未走，见无人在场时，便对屈队长说：“队长大人，我毕业了，想参加工作，想加入共产党！”

“党不会把进步青年拒之门外，但党组织要考验你，希望你努力的改造思想，多做出些成绩来，贫农协会才能考虑你可不可以工作。”

肃反运动开始，胡风分子升格为反革命。

王三说：“周德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我看他象胡风分子。”

王校长说：“听说周德在一次讲课中，说日本投降主要是美国投了原子弹，这明显是为美帝国主义擦胭脂抹粉，组织决定派你和小吴调查他的问题。”

王三说：“报上画了胡风漫画，他竟说可能是胡风把画家得罪了。好，亲不亲，一家人，美不美，池中水，我保证完成调查任务！”

王三找到小李，说：“学校内定周德为胡风分子，你和他同往一条，要赶快揭发哩！不然，你就要受牵连！”

“唉呀！周德人气好，肯学习，每天半夜才休息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。”

“这话内就有文章，他肯学习，看什么书？是不是胡风方面的书？半夜才睡？你见他都写些什么？”

“他写的是教书讲义。不过，他有一天夜内自言自语，说王校长不学无术，不配作领导。我问他怎么不配，他说他发现王校长和小吴在一块亲嘴哩！”

“这不是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言论是什么？污蔑学校领导！这是个大罪行！”

2月毛主席发表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》，4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；5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；6月毛主席起草《这是为什么》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，开展了反右斗争；国庆节前后，反右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。

在6、7月份，各大报纸分别在头版头条刊登：共产党开门整风，欢迎党外人士开诚布公的提意见。

几天后，风向大变，各大报纸登出：工人阶级说话了，农民说话了，上街游行示威，声讨起“右派分子”来了！

有人不解，号召人提意见，又打棍子，这不是阴谋吗？

“不是的，这是阳谋，叫引蛇出洞，一网打尽！毛主席这招真令人佩服！”

一天，批判周德右派言论的大会开始了。

“他胡说党的领导有教条主义，宗派主义，官僚主义，他才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！他家不算穷人，跟共产党干革命是伪装的，曾经放过一个敌人，造成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革命同志好几个！这次又污蔑党的领导……”

大跃进的年代，公社化的步伐。

周德50多岁，回乡了。他高大健壮，瓜籽脸，大背头，讲起话来一字一板，不说重话，只是句后长带“嗯”字。

他一回乡，虽内定“右派”，但因是党员，便先当了生产队长，第二年便当上大队支书。他工作兢兢业业、雷厉风行，实事求是，说一不二，带一种军人风度，不同于其他“万金油”干部，见风使舵，八面光滑。

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！”

周德在试验田里，同王三儿子王五、高文一块，计算来计算去，就是亩产夺不了两千斤小麦。

龙山公社三千会上，王书记让各大队干部“放卫星”报产量。

前进大队晋支书报道：“亩产小麦一万斤！”

“亩产小麦十万斤！”龙坡大队梁山高喊。

周德蹲在会场抽烟，他想：一万斤、十万斤！我的妈！嗯，就是将小麦装子堆满地，垒上三层，亩产也打不下十万斤，真是吹牛皮不犯死罪！嗯，嗯。

公社王书记见会场凉了，立即点名：“白杨大队表态！”

周德正在想着咋报数字，听见点名，站起来说：“我们几个干部在试验田里计算过了，小麦亩产上不了两千斤。”

“不行！太保守了！”

“右倾思想！”

“应当批判！”

王书记听了台下呼声，又问：“白杨大队，报多少？”

周德仍然说：“1500斤。”

未等周德音落，王五站起来喊：“白杨大队亩产小麦二十万斤！”

台上一片掌声，台下一片议论声。

王书记立即宣布：“撤销周德党内外一切职务！白杨大队支书由王五担任！”

散会后，王五、周德、高文相跟往回走。

周德问：“五子，你怎么报天文数字？”

“好我的老哥哩！你不看今天三千会上的气候，不吹牛下不了台呀！我是替你捏一把汗的，人家准备万跑齐轰你这保守派哩！”王五狡猾的一笑。

高文说：“我看明年夏收你尻子给俺能拉那么多小麦！”

王五不在乎地说：“那是争上游，搞数字游戏，你还当真了！”

周德担心地说：“这样浮夸危险啊！一级哄一级，队哄社，社哄县，一直哄到国务院，毛主席还能不称赞！”

“唉！先顾眼前过关吧。”王五仍在暗笑，心想：不吹？不吹能升上支书官吗？你周德能下台吗？

正是：

吹吹吹，吹牛皮。看谁吹得神奇。黑老鸦，变凤凰，蚊子赛飞机。歉收的，成高产，赔本（儿）报做赚钱。能发财，能升官，不吹为哪般？

田风：《更漏子·吹牛皮》

种麦开始了。

王五要求各生产队：每亩一定要下种 1000 斤，不然夺不回万斤粮！试验田每亩种 2000 斤，保证夺回亩产两万斤！

高三老农提出：“一亩地用耒耨 50 斤小麦种子，都撑死了！”

王五瞎指挥道：“不用耒耨，用手撒，保证撒 1000 斤！”

“从古到今，没见到乱撒籽。锄地咋办？”田金老汉说道。

王五厉声道：“原始公社那有耒和犁，不是乱撒籽吗？锄不成，就拔草！劳力多得太多哩！”

在王五严格检查下，周德、高文在“王五”的试验田里，将一亩地用铧深翻三尺，麦种铺了五层，每层铺寸厚！就这，2000 斤小麦未铺完。周德挨了王五一顿骂：“你这挨球货！你右倾，还想叫我挨砖不成！”

麦苗出来了，象头发那样密密麻麻，没有空隙，叶梢发黄。加之种得有点早，麦苗发旺，过冬不利。

在一些老农的“请愿”下，公社又下达命令：“发动群众，拔间麦

苗，留的苗剪低！”

结果到夏收，亩产还不到五百斤，试验田不到一千斤，不够籽种的一半！减产了怎么办？公社王书记一声令下：“不管收多少，亩产一律按下种数加倍上报！决不能挫伤干部社员积极性！”

下级又哄了上级。

大炼钢铁开始了！

三岔沟鼎，人山人海，大火冲天，夜如白昼。

高音喇叭吼叫：“毛主席号召我们，大办钢铁，今年要炼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！再过 15 年要赶上英国！大家要鼓劲加油，炼出铁来，大放卫星，向党报喜！”

山沟沸腾了！土高炉星罗棋布，拉派声起伏不断，铁铤加炭加矿石……

合会县史金农民背井离乡，来到百余里外的三岔，生气地对周德说：“炼炼炼！炼没了合会县！地里包谷无人收，迟早肠饿断！”

第四章

这个小姑娘，姓陈，名小姐。她是河南逃难来的。家乡遭了水灾，她母亲领着她出来沿路讨吃要饭，走到这渭北龙山的白杨村。

白杨村，有百十户人家，可是，除了这万字院的富户外，家家都是穷得揭不开锅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靠挖黄河滩的马蔺根充饥。

小姐的母亲，左手拿着一根细而短的打狗棍，右手拖着六岁的瘦小的小姐儿，沿门乞讨，来到这青砖裹到顶的有看家黄楼的四合院大门口。漆黑的大门紧闭着，一对门环上伸出两个金色的大眼狮子头，张着血红的大嘴，望着门前的母女俩，好象要钻出门来扑吃人似的！

母女俩被这森严的大门吓住了，不敢去敲。由于饥饿，又不能离去，抱着一线希望等待门里能走出一个人来。

突然，大黑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一扇。老妈子从门里跨出来，手里提着个买豆腐的小竹笼儿。

一见有人出门，小姐习惯地上前跪下，眼泪汪汪地央求：“大娘，可怜可怜我们，给点馍馍！”

小姐的母亲也说：“大嫂子，孩子两天都没吃东西，可怜可怜孩子吧！”

老妈子是个穷苦人，一见此情此景就心软了。她赶忙上前扶起小姐，问道：“听口音，你母女俩是河南人吧！”

“是，是，大嫂子。”小姐的母亲回答道。

“老天爷真不睁眼，河南遭水灾，陕西逢大旱，没人活的路了！”老妈子同情地说，“这样吧，太太正要找一個丫头当佣人，你们只要愿意，我去说说情。”

“老妈子，怎么还在门口立着？”母老虎叼着一支香烟，妖里妖气

地大声呵斥着。

“太太，是这么回事，河南遭了水灾，来了母女两个讨饭的。”老妈子解释说。

“那个小女子多大了？”母老虎眼珠一转，鼻孔里冲出两股白烟，问道。

“快说，多大了？”老妈子见机会来了，暗示小姐母亲。

小姐母亲强笑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太太，老妈，小姐今年六相了。”

母老虎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小了点，能干伺候人的活吗？就是端饭、泡茶、点烟、扫地、倒尿盆子的杂活。”

“能，能。她在家就干过活。”小姐母亲赶紧答应，并把小姐掖到自己前边。

母老虎仔细地看了小姐很长时间，把香烟头一扔，说道：“既然能干活，我就买下了！”小姐一听这妖婆要买她，转身扑到母亲的怀里。

小姐母亲忙问：“给多少粮食？”

“一斗玉米！”母老虎高腔调说。

“太太，老家还有俩个年老人等着吃哩，就给二斗吧！”小姐母亲央求说。“二斗不行，一斗半！”母老虎边说边转身欲往回走。

老妈子劝道：“太太说一不二，就一斗半好了！”

小姐母亲抽泣着，不置可否，犹豫着。小姐“哇！”的一声哭起来。

“姐儿，听妈妈话，好好干活，过两年妈妈来接你回去！”小姐母亲哄着小姐，用手擦着女儿的眼泪。她自己的眼泪盈眶，只是强压到肚里去了，嘴里似有咸味儿。

母老虎奸笑了一下，大方地说道：“老妈子，去把她母女俩领到后院吃上顿饭，叫二堂装上斗半玉米，打发她走！”

小姐母亲走后，小姐就成了奴隶了！吃不饱，睡不宁，从早跑到半夜，没有一会坐的空。稍不合母老虎的意，就被鞭打足踢。晚上母老虎和老爷睡在炕上抽洋烟，不是叫小姐泡茶，就是喊小姐揉腿，一打盹儿，洋烟钎子就在小姐的身上乱戳，把小姐折磨得怕怕的！

第五章

在弯弯曲曲的要险山梁上，一老一少在蠕动着。

光秃秃的群山，枣刺和节梢枯死了，白草干得可以用洋火点着。都到惊蜇了，百草的牙儿还贴在地皮上，看不见一点儿春天的预兆。

这老年人，背有点驼，穿着一身黑色的粗布破棉袄，肩上压着一副担子，担子两头是捆扎好的瓷器货，只能看清一边两个扣着的和面盆，内边就不知道了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在这羊肠石子小道上，生怕碰打了瓷货。他艰难地喘着气，还不停地对儿子念叨：“唉！这旱灾真宽啊！连这山里都旱成不毛之地了。民国十八年年馐，虽说天旱九州，也还收了这深山的寺塔、柳沟呀！”

少年那清瘦白嫩的脸上，已经汗珠挂满了。他用袄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汗，把脊背上背的棉花包袱往肩上掂了掂，两只手拉紧肩上的棍子，听着父亲的话，不言不语地爬山路。看起来背上的包袱很大，其实很轻，才四、五斤棉花。这老汉是周德。这少年是周明。

跋涉了四十多里的山梁，走到龙凤山脑的时候，这父子俩已是饥肠辘辘。这里没有人家，只有个石佛洞，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石佛，不吃不喝地一动不动地坐在石洞里闭目养神。

“明儿，渴了吧？饿了吧？再坚持半晌，等下了黄狼沟，就可以用瓷盆换粮吃了。”周德一方面关心儿子，一方面让儿子坚持走下去。

周明幼稚地问父亲：“黄狼沟有黄狼吗？”

“过去有。当年我从地主家逃出来的时候，东躲西藏，也是象现在这么偷偷摸摸地钻山。走到这儿，一听黄狼沟，魂都吓遗了，腿都软了。”周德将担子换了下肩，继续对儿子说，“后来，才听人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儿来了一个黄母狼，吃得路断人稀。这黄母狼既凶残又

狡猾。没人进这沟了，吃不上人。黄母狼便想了个主意，它从黑马梁上捉来个老长工，不吃掉这人，还花言巧语地和这人睡在沟洞里，整天叫老长工开荒种地。一年以后，黄母狼便生了个黄狼娃，长得挺象人的模样。它叫长工把黄狼娃抱上，到处说黄母狼怎么怎么仁慈。这么一宣传，人们相信了，又从黄狼沟过，黄母狼又开始吃人了。老长工气愤了，在黄母狼熟睡了的时候，他用石头砸死了黄母狼。从此，他和黄狼娃就生活在这儿。”

为了证实确有其事，周德在路边的一块大石旁撂下担子，歇了歇，用手指着东边悬崖上有一枝柏树的地方：“那儿，柏树遮住了洞口，那就是黄狼住的洞。”

周明好奇地听着，他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细看，隐约好象半崖上是个洞口，被柏枝盖了大部分。

进凸沟、翻北寺、避扎刺、钻松林，半天才到骡子沟门。

在一家窑院门前，周德放下担子，叫道：“猫儿，开开门来！”

一只大灰狗猛扑栅栏而来，“呼！咣！咣！咣！”

窑内人听见狗咬，知道有人，“谁呀！”一个胖女人走了出来，她叫了声“灰儿”，狗便不咬了，摇头摆尾地跟在女人背后。

栅栏门开了，周德叫了声：“大嫂子！”又吩咐儿子快叫“大娘”。

周明叫了声“大娘”之后，胖女人摸着他的头，对周德说：“十几年不见了，孩子都长这么高了。”

“没有你，那有我们？你是救命恩人！”周德笑着说。

胖女人乐乐呵呵地说：“一点芝麻大的陈事，你还挂在嘴上。快进窑吧！怎么，还担来瓷盆，这么重的东西。”

周德边进窑边说：“如今山下粮缺，拿来换点粮食糊口。”

周明随着父亲往窑内走，大灰狗不停地在他的腿后闻，嘴巴碰着小腿肚子。他吓得往后看。

胖女人觉察到了周明的怕态，便说：“不用怕，这狗见你亲热的。”

坐在窑炕上，胖女人忙着做饭。

“掌柜的不在家？”周德问。

胖女人边擤面边回答：“在哩！快从地里回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掌柜的就进窑门了。

周德忙和掌柜的打招呼。掌柜的从周德的烟袋里装了一锅烟，到火炉口抽出一枝柴点着，美美地抽了两口，说道：“这劲还很大哩！能过瘾。”

“山下低标准，闹粮荒，钱不值钱了。一斤旱烟叶子都卖到十块钱啦。你看吓人不吓人！”周德边抽烟边发牢骚。

“山上这几年也紧，不过比下边粮食多点。什么公社化，食堂化，尽作践人。搞了一段，行不通，食堂就散了。我看，现在还不胜自耕户。”掌柜的更说的直截了当。

周德缓了口气：“不过，这低标准，要比旧社会的年谨好一点。困难是暂时的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对。一定会好起来！”胖女人大声重复。

吃罢饭，天麻麻黑。

胖女人悄悄地到山场里，叫了几户女人，来窑院买瓷盆。

一个柳拐较重的矮妇女，拿起一个小瓷盆，敲了敲，发出“当！当！”的脆响，便问：“这个盆多少钱？”

“算钱的话，是两块钱。不要钱，专换粮。”周德回答。

“这么贵！”

“贵什么！人家从山下担到咱这深山老林，光汗珠子钱也值两元。快拿上吧！”胖女人打圆场。

“这盆多少玉米？”

“两升！”

“两升？两升是四斤多，一斤才值五角钱，山下玉米一斤卖到两块钱啦！”

“这是货换货，不是拿钱买。水涨船高，你一斤玉米要两块，我一个盆也要卖八块。”

“不说了。”胖女人对周德发话，“你就少上一斤卖了吧！”

没等周德表态，柳拐妇女便拿走了两个瓷盆。